



《不虚此行》海报

## 《不虚此行》获金爵奖“最佳男演员”“最佳导演”

今年6月，在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中，胡歌新作《不虚此行》拿下两个大奖。目前，影片已在全国上映。

今年金爵奖上，胡歌凭《不虚此行》，与《第八个嫌疑人》主演大鹏同获主竞赛单元“最佳男演员”。《不虚此行》的刘伽茵还获得了“最佳导演”奖项。

今年入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有三部中国电影，包括刘伽茵执导的《不虚此行》、李子俊执导的《第八个嫌疑人》以及陈仕忠执导的《寻她》。其中，《不虚此行》凭两个奖项成为最大赢家。

胡歌当晚在领奖时表示：“做演员最大障碍就是过于理性。遇到闻善这个角色，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他。”他在《不虚此行》中扮演主人公闻善，一位转行写悼词的失意编剧。

(李丽)



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

《不虚此行》广州路演，他回应『退圈』传闻

“你们放心，我会好好的。”近日，胡歌到广州为新片《不虚此行》路演，面对观众的关心，他回答道。前段日子，胡歌频频在微博吐露心声，引发“退圈”传闻。在广州，他并未正面回应自己是否真的准备短暂离开幕前，但他说，过去他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了一部“偶像剧”，如今他想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。

# 胡歌：过成一部『偶像剧』不想把生活

今年8月29日深夜，胡歌发微博：“我尽量，我尽量，我尽量保持冷静。我对不起好多人，我希望对得起这短暂的一生。”他还配上一张头发凌乱、胡子拉碴的自拍，左眼的伤疤清晰可见。

2006年8月29日，胡歌在沪杭高速嘉兴路段遭遇车祸，同行女助理张冕经抢救无效死亡，胡歌本人也经历了长达数小时的手术。不少网友猜测，胡歌这条微博正与这件往事有关。

而在今年的8月21日，胡歌曾发微博说：“如果未来五年，我不拍戏了，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，你们应该支持我吧？”该条微博引发了“胡歌要退圈”的传闻，让粉丝们既担心又伤心。

“你说可能五年之内不拍戏，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。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？”在9月10日《不虚此行》的广州路演中，终于有一位观众举手向胡歌提问。

“其实对我来说，有意义的事情有很多。”胡歌没有正面回答。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：“我发现在过往的几十年中，自己一直处于人生的

快车道上，我甚至把我自己的生活也过成了一部‘偶像剧’。”

他说：“我错过了很多原本应该属于一个真实的‘胡歌’的生活中可贵的点点滴滴，以及每天我应该真切去感受的‘小确幸’。对于人的一生来说，恰恰这些‘小确幸’才是最大的推动力。”

“很多时候，人可能年过四十才会去反思，去回望自己走过的路，看到过去所留下的隐患和不足。”胡歌说，这种反思或许正是闻善带给他的。闻善是他在《不虚此行》中扮演的人物，一个因为写不出剧本而被迫改写悼词的落魄编剧。但在跟逝者家属们的交流中，他开始思考人生意义，并最终治愈了自己。

在这部电影里，曾与胡歌共同出演《琅琊榜》的吴磊扮演一个神秘的角色——“小尹”。这个只出现在闻善家中的男孩，最终被证明其实只是存在于后者脑中的人物。在故事的最后，与自己和解的闻善终于能再次提笔，续写这个男孩的故事。

的焦虑，在电影里只是一个隐喻，“它跟普通人生活中的焦虑是一样的”。

如何应对焦虑？“我想通过这部电影传达的是，人生不是只有一条路可走。不是只有那一条路，才能让你觉得‘不虚此行’。”刘伽茵说，“只要认真地对待生活，认真地对待身边的亲人和朋友，你生活的意义就会不一样。”

她特别提到电影的主题——善意。“我曾经在自己的生活里被人帮助过，感受过那种善意的力量，所以我希望在这个故事里把它讲出

### 导演阐述

今年5月，胡歌凭借《不虚此行》获得了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“最佳男演员”。该片的导演刘伽茵则拿下了“最佳导演”。

跟电影里的闻善一样，身为《不虚此行》导演兼编剧的刘伽茵，在写剧本的时候也遇到过困难。“这个剧本从动笔到完工，中间隔了10年。”她说，“我觉得创作从来都是很难的，不光对我，对所有创作者来说都很难。”

但她认为所谓创作



胡歌说：“在很多时刻，我心中的‘小尹’都会跳出来跟我说：‘勇敢地作出自己的选择，做那些你认为更有意义的事。’”

他没说自己未来五年的计划。但在这天广州路演的最后，他对观众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我会好好的。”他认为如今的自己就像片中的闻善一样，也已经从2019年母亲去世的阴霾中走出来了：“从读到《不虚此行》剧本的第一刻起，闻善就一直在给我温暖。我已经跟曾经的自己和解了——至

少我们之间有了正常的交流。”

他说：“我希望我的体验也能发生在每一个看到这部电影的观众身上。”

这天路演现场，一位广州女观众给胡歌递上了自己的喜糖：“我下个月要办婚礼了。”严肃了一晚上的胡歌露出了笑容，他欢喜地上前接过喜糖：“我全拿走啦！我分享给剧组，让大家都沾沾你的喜气。”



《不虚此行》导演刘伽茵

现过一篇完整的悼文？9月10日在广州，刘伽茵回应，这是因为她想展现的那种“真正的沟通”已经完成，作为沟通结果的悼文，她觉得可以成为一种“留白”，留给观众自己去想象。

如今已没有了云雀的叫声，油蛉的低唱、蟋蟀们的弹琴，更没有长妈妈讲的美女蛇

## 夜宿鲁迅故居

□谭元亨

1985年7月，一家著名杂志在北京约请了张炯、谢冕、于浩成夫妇、冯苓植、中杰英、朱春雨父子、沙叶新、高光等人去普陀山开会，王朔作为新秀也在列。至于我，也算是“年轻的老作家”——这是莫应丰给我的素描上题的字——被邀。

玩得很高兴，可惜，盛宴必散。8月2日，我与朱春雨等几位登船，上宁波，宿百花招待所，上溪口，去阿育王寺；再到绍兴，访古轩亭口、沈园、秋瑾故居、兰亭等，但此行主要目标是鲁迅纪念馆。

我与朱春雨父子结伴而行。我们持有李建成的“手谕”。李是宁波《文学港》主编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。绍兴文脉格外热情，陪同我们参观了百草园、鲁迅故居、三味书屋，等等。末了，来到故居旧宅内的一张宁式大床前，朱春雨突然问上一句：“我们可以在这里宿上一晚吗？”

纪念馆的人非常爽快地答应道：“当然可以，好几位作家都提过这样的要求，我们都没拒绝，一个都如愿以偿，应该，应该。”豪爽的军旅作家朱春雨高兴坏了：“我可是一直想了好久。”我们就这么住下了。

是夜，我们三人同床。我说我不起夜，睡里边好了。朱春雨父子睡得很沉，春雨有些胖，鼾声是少不了的，而我则睡不着，眼前不时出现了《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一文中的情景。只是，如今已没有了云雀的叫声，油蛉的低唱、蟋蟀们的弹琴，更没有长妈妈讲美女蛇。这本是夏秋之间应该有的夜声。

朱春雨的鼾声戛然而止，半坐了起来，发现我还没睡，问：“睡不着吗？”我说：“平日也难入睡。”

他笑了：“我倒是睡够了，起来走走，再睡好了。”

我们起了床，天气还有点热，不用披衣裳。来到百草园，并不热闹。我们谈了很久，东方已露微白。

如今，鲁迅故居应该不再让作家夜宿了吧？

有些事，只能一个人做；有些关，只能一个人过；有些路，只能一个人走

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，在漫长的一星期里，体味黑暗和孤独，感受疼痛和无力，也寄托光亮和希望。

生病时，会不知不觉开启自我反省的按钮。平日里那些放荡不羁爱自由的饮食习惯、那些我心由我不由天的作息习惯、那些跳不出俗世情怀的思维习惯，凡此种种，都不由得通通涌上心头，然后在头脑中被一遍又一遍地复盘。

如果、但凡平常能做得更好，会不会不至于遭此磨难？答案是：不知道。时光不可能倒流，且无论怎么捋也将不出人生的最佳过程，当注定要遭遇一场大病这种阻击战，只能全力奋战，然后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。

就像一位医生说的那样：不是每一种病都能找出原因，病痛当前，只有面对。面对的时候，最能懂“有些事，只能一个人做；有些

关，只能一个人过；有些路，只能一个人走”这样的喟叹。生病是健康和无常的较量，都住到医院来了，那为了健康怎么扛都是必需的、应该的，也是愿赌输的。

如果不住院，也不会一下子知道那么多医学知识和医学名词，当身陷其中，置身在身体因为痛苦和不适而发出的呼号中，不断百度，加上不断和医生交流，各种医学常识迅速集结，很快就知道了一种病名下还会有很多亚型和分支，亚型之下又会区分出很多类别，医学原来是如此庞大繁复的知识体系。而一个人一旦生了病，就相当于开启了命运的转盘，指针会指向哪里，由不得人选择。无论遭遇到什么结果，还是那句话最恰切：有些路，就只能一个人走。

同病名的病友们，因为病况呈现，只有面对。面对的时候，最能懂“有些事，只能一个人做；有些

出的状态也就各有各的悲喜，乐观的、积极的、悲观的、焦虑的、爱说笑的、沉默的，等等，种种状态都可以理解。熙熙皆为病来，攘攘皆为康往。大概医院的住院区是最能体现人世相互理解的地方了。

在住院区这个相对封闭循环的生态圈里，永远忙碌的是小护士，24小时值班轮班，起早贪黑，或者和声细语，或者行色匆匆，她们更像是住院区的精灵，生动鲜活地在住院区里飘来飞去。

点缀出现的是主治医生，在一周时间里总会出现病人床前一两两次，他们是忙碌的、权威的、务实的、秉公的。对于病人而言，一入医院深似海，从此主治是恩公，对于主治医生的尊敬自是不言而喻，每当主治医生出场，病人也好家属也好，一定是极尽参拜之能事，洗耳恭听着一言一行，这是人在身处弱势时的本能反应。在救命稻草面前，人只会做的就是

拼了命也要抓住。

每天来看一看、问一问、查一查的是管床医生，管床发挥着很重要的纽带功能，要通过这个纽带才能落实很多事情，比如签字手续、病情讲解、治疗进展，等等。

至于病人，住院区里形形色色的病人是插在医院的各种旗帜，这些旗帜在住院期间各有各的飘扬姿势，阻击病魔期间再苦再难，精神不能垮，旗帜不能倒，而最招展的时刻，当是在收拾出院的那一刻。

在住院的一星期，好像想了很多，又好像啥也没想明白。生病住院是一种深刻经历，但其中的反思却很肤浅，一旦跨出医院大门，恣意的念头又滋滋地冒了出来，凡人的快乐就是那么简单，就是任性快乐再任性。只是在转念之间会一下子想起那段黑暗时光……愿世间无病无灾，愿人人健康快乐！

□武桂琴

## 住院记

辛亥革命之后，粤菜声誉大涨，冬夜边炉更旺

## 漫说“打边炉”

□周松芳

王稼句先生在《暖锅》中指出：“边炉的说法，很可能由岭南而来。”其所征“边炉”文献，都指向岭南：第一则文献中的吕诚虽是吴人，所咏却是岭南的事；次之的陈献章，乃明代岭南大儒；复次的黄佐《湛子宅夜燕和吕子仲木边炉诗》亦云：“围炉坐寒夜，嘉宾得以时。朱火光吐日，阳和满前除。众肴归一器，变化斐然殊。食美且需熟，充实谅由虚。妙悟得同志，揽环誓相于。”黄佐也是广东香山人，曾官南京国子监祭酒，赠礼部右侍郎，大有功于地方文物，撰有《广州人物传》《广州府志》《广东通志》及《罗浮山志》《广西通志》《香山县志》等。因此，黄佐诗咏边炉，是值得重视的。

更值得重视的是，不管暖锅、火锅或边炉，不管起源于何处，文献所见，广东人一直挚爱之，并且几成岭南独具食风，这才是关键。吕昌诚稍晚的一位著名吴中人士，明初官至宰相、与刘伯温同封伯爵仅有的两位文臣之一的高邮的汪广洋，洪武六年(1373)被贬广东行省参政时，写过一首《岭南杂咏》：“吉贝衣单木屐轻，晚凉门外踏新晴。相逢故旧无多语，解说边炉骨董羹。”详诗诗意，边炉和骨董羹已可并称当时岭南毋庸讳言的大众第一美食了；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食物，即以边炉的方式烹制骨董羹。

这骨董羹，到后来，因地制宜，各逞其味。比如在海边，则以海鲜为主；陈献章在《赠袁晖用林时嘉韵》中是“边炉煮蟹”，在《南归寄乡书》中是“生酒鲜鱼脍，边炉蚬子羹”。稍后，广东边炉还作为岭南风味的象征之一走出了广东，来到了安徽：“山中初识岭南风，坐客围炉语笑同。……刘君出边炉饌客，客饮尽欢，而黄君复请夜酌，遂得联句五章如右。”(程敏政《围炉联句》)

当然，广东边炉大规模北渐，须得粤菜馆开向京沪，早期京沪粤菜馆均以边炉为尚。陈莲痕说：“东粤商民，富于远行，设肆都城，如蜂巢，而酒肆尤擅胜味……而冬季之边炉，则味尤隽美。法用小炉一具，上置羹锅，鸡鱼肚肾，宰成薄片，就锅中烫熟，沦而食之，椒油酱醋，随各所需，可以鲜嫩菠菜，益复津津耐味。坐鞭公子，坐对名花，沾得梨花酿，每命龟奴就近购置，促坐围炉，浅斟轻啜



秋天的白桦林 (油画)

□赵健行

阳春的岩溶洼地是孕育孔雀石的母体洼地。

我曾经在阳春见过几方孔雀石的精品。一方在各大石展屡屡获得大奖的名为“钱源”的孔雀石，让我过目不忘：在一个绿瀑般的台地山麓，一座向天的“粮囤”高高竖起在天地之间，梦幻般的诗云，徐璃光泽，4度的硬度，还能折射出奇妙的幻光。孔雀石的颜色有翠绿、草绿、墨绿、粉绿、天蓝、粉白等。

的洞穴，也必然将自然与人文牢牢装订在自己的史书珍册，作为一通通传世的碑与礼存。考古还发现，春湾在旧石器晚期已有人类居住，众多岩群洞穴里有丰富的古文化层，已出土多种动物化石，还发掘出西汉印纹陶器和绳纹板瓦等文物。濂溪先生考察过的通真岩，就出土了剑齿象牙齿及骨骼的化石。当然，春湾不仅仅有这喀斯特地貌的奇山秀水和洞穴人文，春湾的历史文化也相当厚重。在这里，有达摩禅宗佛教文化及其他独特的地域性民俗文化。自然人文景观，更是数不胜数，铜石神林、刘仙三姐歌台、唐宋两代古州城、铜石寺、青云寺、瑞馨书室、通天蜡烛、龙官岩、莲花洞石林等景观古迹，让人眼花缭乱，流连忘返。

除此之外，阳春还有一宝——阳春孔雀石。阳春孔雀石以瑰丽艳绿，花纹酷似绿孔雀的羽毛而得名，它讲究形美、色艳、光幽。孔雀

那个写过《爱莲说》的濂溪先生周敦颐也挡不住诱惑来春湾一游

## 阳春山水

□胡红桢

阳春地处粤西，一条漠阳江贯穿南北。夏末，讲课余暇，我乘舟溯江而上，再读阳春的山水、水，以及山水里厚重的人文。

读阳春，是不能不读春湾的。自古春湾就是阳春水旱交通的要道和商贸重镇，也更因它绝美的山水，引来万千“凤凰”于此栖息驻留。那个写过《爱莲说》的濂溪先生周敦颐也挡不住诱惑来春湾一游。史料记载，北宋熙宁三年(1070年)，周敦颐任广东提点刑狱。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还不到一年，可就是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勤政的他四处巡察，足迹几乎遍及广东的山山水水。就在这一时期，就在他巡察的古驿道上，酷爱自然与人文的他，哪会错过春湾的名胜。如今的阳春通真岩半山绝壁的摩崖石刻群中，还留着他到此一游的墨迹。

春湾乃喀斯特地貌，此地貌必然是洞穴“丛生”之幽地，而这众多

北伐之后，“食在广州”在上海进入鼎盛时期，原来的宵夜馆也纷纷“升级换代”，四马路神仙世界隔壁豪华楼酒家如此广告：“广州唯一食品燕华楼：厨师粤聘，食品求精。咖喱滑鸡，远近驰名。电气边炉，卫生洁净。诸君光顾，无任欢迎。”

作为泛粤菜的潮州菜，也同样重边炉，沪上名士徐珂就一尝难忘：“主人饷两泡(工夫茶)，饕我欲矣，既而授餐，则沪饌、潮饌兼有之。龙虾片以橘油(味酸甜)蘸食也，白汁煎带鱼也，芹菜炒乌鱼则鱼也，炒蓝蓝菜(一名椒榄菜)也，皆潮饌也。又有购自潮州酒楼之火锅(潮人亦呼为边炉，而与广州大异)……”陈天赐在《潮州话》中云：“广州菜兴打边炉，潮州菜兴吃暖锅，风尚大体还是一致的——去冬我同一个潮州同学到四马路书局去买书，经过一家潮州菜馆，那位同学便触起乡情，硬要我同他进去吃一顿潮州菜的情景，我虽不便推却，就同他走了进去。”